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a pond. It features dark green lily pads, some with small yellow and white flowers, and a few pink and white blossoms. The brushstrokes are visible, giving it a textured, painterly appearance. The title '郑江萍文集'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a stylized pink font with a thin black outline, centered within a light gray rectangular frame.

郑江萍文集

1

郑江萍文集

①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夫妇

目 录

第 一 卷

长 路

一.....	(1)
二.....	(16)
三.....	(26)
四.....	(40)
五.....	(53)
六.....	(65)
七.....	(79)
八.....	(91)
九.....	(103)
十.....	(116)
十一.....	(132)
十二.....	(146)
十三.....	(157)
十四.....	(170)

十五.....	(183)
十六.....	(201)
十七.....	(220)
十八.....	(240)
十九.....	(258)
二十.....	(276)
二十一.....	(294)
二十二.....	(310)
二十三.....	(328)
二十四.....	(348)
二十五.....	(365)
二十六.....	(383)
二十七.....	(398)
二十八.....	(410)
二十九.....	(423)
三十.....	(430)

第
一
卷



长 路

论年纪，他出生于一九二零年冬，已度过了五十八个春秋，快到“花甲”之年了。

论体格，他宽肩厚实，魁梧粗壮，除在“文革”当中被人打断两条肋骨外，全身零件都很完好，没病没痛，能吃能喝又能睡，整天精神奕奕，如果不是头上布有银丝，看去准还像个“打虎英雄”。

他，声音宏亮，对着一千几百人作报告，不用扩音器材也能镇住人心，尤其当他骂人的时候，那声浪呀，简直可把礼堂屋顶掀掉。

他，严肃认真，办起事来不分昼夜，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也不打盹。

他是谁？正是三江地委的第一把手，姓陈名贯一，人们大多叫他为陈书记，当然，背后贬称他为“陈老头”的也不乏其人。

不管人们对陈贯一怎么称呼，这半年来他已“官复原职”，稳稳当当地坐在三江地委的第一把交椅上。他的老婆麦穗英，在

地委的政策研究室里当副主任，为他出谋献策，主持家务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。儿子早从海南岛的军垦兵团调回城市的机关和工厂了，“老子解放儿解放”这是天公地道的，合情合理的事。陈贯一十分赞许党中央的英明决策，拨乱反正，重新起用富有经验的老干部。他感到，十年动乱真是太不象话，什么都乱了套，七斗八斗，硬把功臣斗倒斗死，拖拉着国家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。现在好了，全党着力抓经济了，“民以食为天”，人心所向，安定团结，发展生产是不难的。

三江地区，境内有浈江、武江和连江，所以号称“三江”。这“三江”流域，山峦叠嶂，云遮雾罩，土地贫瘠，人烟稀少，比之珠江三角洲的平原地区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。陈贯一常说：“我们地委所管辖的十五个县，最富庶的算是清江县了，人们把它说成专区的粮仓，其实该县也不过是‘七山一水两分田’的结构，只有接近珠江三角洲的一小部分地方比较富裕。”

是的，清江县的地理位置，正是三江汇流的出口处，连接着山区与平原，比那些纯粹“耕山”的地区稍微富裕。不过，若从全县来算总帐，仍属山多田少，“贫瘠”的帽子也是摘不掉的。

陈贯一是来自清江县的干部，“文革”前和“文革”后两次出任地委书记，都是直接从清江县的县委书记那个阶梯登上来的，所以他很熟悉清江县的具体情况，甚至可以说他对清江县的风土人情以至山山水水，都有一种特别的发言权。

看来，他对重当这个地委书记的职务是满意的，驾轻就熟，承上转下都有一套套的办法和手腕。地委一班人马对他也很尊重，开起常委会议，他让人家首先发言，最后来个归纳总结，天大的事情经他一说“就这样办！”谁都不会再提反对意见。办事嘛，天时地利加人和。现在的天时，是打倒“四人帮”后重新

起用有经验的老干部；地利是三江地区山高林密，什么台风都掀不起大浪；至于人和方面，全区各级党政的领导班子，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早年经他一手提拔任用，纵使有些吃了碗面来翻碗底的人，也能镇得住的。

像许多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一样，陈贯一的屁股很少坐在办公室里，经常带着秘书开车到县或公社去。看，今天开了一天的常委会议，下午刚一散会，他就呼喊秘书叫司机了：

“小陶，小陶！”

秘书陶志刚立时出现在陈贯一的跟前。

“什么事？”小陶问。

“你叫司机开车到我家来。准备出发！”陈贯一像在战场上达命令，斩钉截铁。

“到清江？”

“不，到雾山县。”

陶志刚是有足够经验的，以为鸟儿离不了窝，清江县是陈贯一的老巢，半年多来他虽然在地委担任书记，但那清江县因他走后一直缺正书记，他隔不几天就得开车到县里去转一趟，直把工作布置妥当，才放心开车离境。所以，小陶耳边也听到了不少街头巷议：“清江县的书记是地委书记兼的，要啥有啥，处处方便！”可是今天，陈贯一并不是到清江县去，偏偏在这临近黄昏的时候，还要开车钻进深山大岭的雾山县，这事出乎小陶的意料。当秘书嘛，身不由己，首长说啥就得干啥，卯时辰刻叫走就走，不能抱有半点犹豫。小陶走到车房，找着司机传令“出发”，赶忙又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收拾行装，很快就和司机一道开车到陈贯一家，把车停在门前候驾了。

门铃一响，系着围裙的麦穗英，立即放下厨房的活出来开门。

她，已经五十多岁了，头发乌黑，不胖不瘦，青皮薄壳，举止温文尔雅，样子比她年龄最少年轻十岁有余。

“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快去替我收拾几件衣服和手巾牙刷吧。”陈贯一对妻子说，那口气像是命令，又像是恳求。

“就煮饭了，吃过晚饭再走不好？人家也不等着你去救火！”麦穗英说，眼珠闪动一下，似乎征求丈夫的意见，却又带几分劝勉。

“这比救火还要着急。”陈贯一说，“雾山县搞得乱七八糟，县委领导软弱无能，不敢大胆去管，地委常委经过讨论，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下去，得刹住这股歪风！”

陈贯一是个急性子人，像洋铁桶，说起话来叮叮当当，震动得那高大的客厅充满回音，以至整座楼房发出共鸣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走进卧室，放下手上的公文皮包，不等妻子的指点就去推箱拉柜。

“我来吧。”麦穗英推开丈夫，“你从来也没打点过自己的衣服，翻乱衣柜也找不着！”

陈贯一一旁站着，呆呆地看妻子转来转去，打从上柜掏出衬衣，又从下柜掏出毛衣，有条不紊地将衣物放进旅行袋里，连那零零碎碎的日常用品，如清凉油和草纸之类，全都放妥当了，回头又从挂衣柜里取来大衣，双手捧来对丈夫说：“这件放在车上，不打包了，随手可以拿来穿上！”

“我不带大衣。”

“现在乍暖还寒，雾山县的气温比这低好几度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麦穗英不由分说，硬把大衣披在丈夫肩膀上，陈贯一也不拒绝。

三十年了，老夫老妻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考验，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，陈贯一挨批挨斗，直被打断肋骨躺在床上，全靠麦穗英煮药喂饭，倒屎倒尿，侍奉一切。当然，陈贯一也曾为麦穗英担过风险，因她家庭出身不好，历次运动难免牵连。现在好了，中央定下一条规矩“不搞政治运动”，一切不白之冤都可烟消云散，夫妻两人不但保有健康的身躯，而且还解脱了许多精神锁链，家庭生活过得甜甜蜜蜜。五十年代，陈贯一是看中麦穗英的体态娇艳才追求的，到今天，她的年龄虽过半百，眼角呈现几条鱼尾纹，但她洁白的肌肤，苗条的身段，还蕴藏着一种迷人的美。也许，麦穗英身上放射出来的这种美感，是在一般已过中年的妇女身上少有的吧？或者这种特殊的美，只有自己的丈夫才能体味，反正陈贯一是感受到了，并且深深地理解了。此时此地，他的心头仿佛涌上一股暖流，由于暖流的冲击，使他不假思索便摊开了双手，把麦穗英抱在怀里，俯首贴就妻子的脸蛋，送去深情的长吻。

“别……”麦穗英承受了丈夫糖水似的甜吻，心境十分舒畅，蓦地回到年轻时代一样，面额泛起红云，眸子烁烁闪动，温柔地抚摸着丈夫的衣领，喃喃嘱咐：“现在不比从前，大家都老了，你得多加保重才是！”

“家人叮嘱语，游子心上牵！”任凭陈贯一是个铁汉，临行之前听到妻子这种温馨的声音，也触动了他的神经，缠缠绵绵，紧抱妻子的身躯不愿松手，直到门铃响了，他估计是司机已经开了车来，才不得不让麦穗英出去开门。

进来的是秘书小陶。他把一份电报递交给陈贯一，自己即

向麦穗英阿姨讨了行李，匆匆提出门外安放到车上去了。

刚要拆看电报，电话铃响了，陈贯一便把电报塞进口袋，伸手去拿话筒，专心听电话。

“是我……什么？唔……，你们也有这种情况？……对，坚决把他抓起来！太不象话……是的，地委作过讨论，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，要处理……对，不能任其扩散，一只牛拉烂屎就会传染一栏牛……对，我到雾山县后再到你们县去……再见。”

刚刚放下电话，又听门铃“铃铃”地响，陈贯一以为秘书小陶催他上车出发，赶紧走进卧室拿手提包，随口应声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麦穗英开门迎进来的，却是组织部长梁方。他矮矮胖胖，留个平头，四方脸形，身穿深灰颜色的军干服装，一眼看去，就知道他是一位老老实实的老干部，专找岔子“整人”是不会的。

“陈书记，据说你要下乡？”

“是的，马上就走。”

“那么这批提拔的干部，就按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意见，该上报的上报，该批准的则发通知了？”

“行呀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梁方部长有点犹豫。

“你还不过什么？你们组织部按照常委的意见执行就是了。”陈贯一对梁方办事一向显得那么慎重，几乎慎重到了拖拉的程度，心里早有意见了。“我们是共产党，绝对不能像国民党那样‘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’嘛！”

“不过肖副书记提了点意见请你考虑。”梁部长拿出干部名单，指着一个名字对陈贯一说：“清江县的叶素刚刚大学毕业出来不久，没当几年新闻干事，就提拔她为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，

是否太嫩一点，再考验一段时间……”

“什么太嫩？”陈贯一打断组织部长的话。“难道因她没有胡子、没有肚皮就不行吗？要知道，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，从来也没定过要多大的年龄才能当主任的。我当清江县委书记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二十七八，那有什么不成呢？现在我们的干部就是要年轻化，不然我们这些老一代人死了，谁来接班？何况她是妇女干部……”

陈贯一滔滔不绝说了一套道理，最后说了一句“就这样办”，梁方部长再没提出什么异议。事情定下来了，陈贯一告别妻子跨步出门。梁方部长随后跟着下楼，一边走，一边再向书记报告：“陈书记，还有件事向你汇报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清江那个县委书记来报到了。本来他要见你，现在你要下乡，没时间就算了吧，我请肖副书记跟他介绍情况就是。”

“哪个清江县的县委书记？”

“就是省委派来的高峻。那封电报我不是已经交给小陶送你看过了吗？”

提起电报，陈贯一才记起了秘书送来的时候，自己没看就放进衣袋里去了。现在掏出来，站在汽车旁边，戴上老花眼镜一看，心里惊颤，真个不是滋味。

电报是省委组织部发来的，说省委经过研究，派高峻任清江县的县委书记。这事情，对陈贯一真是晴天霹雳，他连做梦也没想到高峻会东山再起，偏偏又要重任清江县的县委书记，并且已经亲自跑到地委组织部报到了，还要约见自己。

“唔……这个……”陈贯一瞬时有点惊慌失措，支支吾吾，拿着电报的手也颤抖了起来。

“我看这样，你照样下乡，以后再找高峻谈话就是。”梁方部长免得书记为难，出个点子替他解脱。

“对，以后我会跟他见面的。”陈贯一说完就钻进车子，示意司机开车。

汽车出了三江市区，如风似电，飞驰在那城郊的柏油公路上。

南国的早春虽然不太寒冷，但那车速太快，任由大自然的空气扑打进来，不断吹拂人的面颊，使人感到像冰枪扫射一样，很是难受。

陈贯一坐在后座，突然感到身上一阵寒栗。哎呀，他竟畏寒怕风来了，先是穿上大衣，接着又把靠近身边的车窗玻璃关紧。小陶比较年轻，血气正旺，他跟司机坐在小面包车的前排，不但毫无凉意，反而觉的经受飞车的急风吹打浑身爽利，不时把手伸出窗外，扑打那只有声音而无形状的气流。当他发现坐在后面的首长穿上大衣了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身边的窗口可能进风太大，也就摇动几下窗口的开关把手，减少钻进车厢里的冷风，免得首长着凉，损伤老人家的身体。

“喂，错了！”陈贯一在后面突然惊叫。

“什么错了！”小陶扭过头来问他。

“车子该往左拐，不能往右。”陈贯一说。

司机刹车放了空档说：“不是说去雾山县吗？”

“是……”小陶有点迟疑，不敢肯定自己是否传错了首长的命令。

“现在不了，”陈贯一说，“应该先到清江过一晚，明天再去雾山。”

不管怎样，听到书记亲口说就不会假了，司机把车调过头来。嘿，那是一份什么样的电报，竟一下子把陈老头弄得翻来覆去，心神不定，魂不守舍了。

夕阳西照，晚霞凝聚天边，仿佛一朵朵的金花在天空大放光彩，绚丽异常。

不消说，改变行车路线，司机和小陶的心里都很满意，一来到那清江县城只有百把公里，快速跑车，不用两个小时，正好赶上吃顿丰盛的晚餐；二来清江县委招待所的设备属于一流，住上“顶呱呱”的房间，比之住在雾山县那破旧、简陋的招待所，大有“天渊之别”。“人往高走，水往低流”，哪个随从首长出差的人，不想住好吃好呢？现在不是解放初期，不管往上往下出差，都很讲究衣、食、住、行，那种“穿草鞋、背行李”出差的年代过去了，干部总得讲究一点“派头”，生活在前进嘛。

最使小陶感到为难的是，原先决定去雾山县，沿途要经桂岗县城，他已跟桂岗县委通过电话，说陈书记等三人到那吃晚饭，现在突然改变路线，定让人家等得发急，实在有点麻烦。怎么办？陶志刚的布置出了岔子，是他就任首长秘书以来的第一次，浪费桂岗县的一顿晚饭倒不打紧，重要的是此行失去信用，很难对那桂岗县的县委交账。

原来陈贯一要临时改变行车路线，是有原因的：那封电报打乱了他的干部安排计划，他不得不要先去通个消息，及时做好清江县长王顺康的思想工作。

陈贯一坐在车子后排柔软的座位上，两手插进大衣袋里，闭上眼睛，不言不语，任由汽车摇晃颠簸。看样子，他是过于疲劳要睡觉了。其实，他心胸里正在海翻浪腾，心烦意乱地紧张的思索着……

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，人们竟然把他说成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，拳打脚踢，逼他低头认罪。没办法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“三自一包”确是自己推行过的，那时这条路线就是属于“资本主义”，于是，他检讨了，态度还算“诚恳”，也就获得“宽大处理”，免受“拳头”批判，戴上了顶“可悔改的走资派”的帽子，下放到清江县的石岗公社劳动改造。

尽管陈贯一在一九四九年就随军南下，到这地头生活了二十多年，但他一直都是穿鞋踏袜，没有试过赤脚走路。这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，要跟生产队的社员一样生活，鸣锣开工，摸黑吃饭，实在感到困难。头一天，生产队长派他上山砍柴扭伤了腿，第二天就起不了床，独自一人躺在那间茅草屋子里，没人进门探望，连杯开水也弄不到喝。这时候，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只破烂的船，正被人们抛掷到那茫茫的大海，孤苦伶仃，极度绝望。唉，革命了大半辈子，南征北战，流血流汗，竟然落得这样下场！这怎不叫他伤心伤情！他的伤感神经已被触动，便禁不住视膜朦胧，潸然泪下。

在人生的航道上，总会碰到一些属于自己意想不到的问题，尽管这些问题的出现带偶然性，但它一经出现，往往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航向。正当陈贯一在生产队里贫病交加、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公社书记王顺康来检查工作，发现他的处境不妙，便连夜派人接他到公社卫生院治疗腿伤。等他痊愈后，又让他在公社办公室里住着，一天三顿吃在王顺康家，再也不用回生产队去干那无法胜任的农活了。

“王顺康同志，你这样优待我，恐怕有问题吧？”陈贯一受宠若惊，生怕这样下去会连累公社书记。

“有啥问题？”王顺康反问一句。